

白蝶怪

〔一〕冈本绮堂 著

〔二〕三谷一马 画

〔三〕茂吕美耶 译

白蝶怪

日本推理名作选

すいり

冈本绮堂
おかもと きどう

〔日〕冈本绮堂 著
〔日〕三谷一马 画

〔日〕茂吕美耶 译

白蝶怪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本书由远流出版集团控股公司代表授权，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09-221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蝶怪 / (日) 冈本绮堂著 ; (日) 茂吕美耶译.
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10
(日本推理名作选)
ISBN 978-7-5463-3858-3

I. ①白… II. ①冈… ②茂… III. ①推理小说 - 作品集 - 日本 - 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6925号

书 名：白蝶怪
作 者：[日]冈本绮堂
译 者：[日]茂吕美耶
出 品 人：周殿富
策 划：国文创意
策划编辑：渠 诚
责任编辑：渠 诚
装帧设计：未 氓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：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：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：9
版 次：2010年10月第1版
印 次：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发 行：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
电 话：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3858-3
定 价：20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)

代序

岡本綺堂

池

最近时常风闻“满洲”的消息，令我有种深刻的今昔之感。我的回忆相当古老，是日俄战争那时以从军记者身份在“满洲”度过夏冬二季。

“满洲”的夏季——每次提到此事，我总是最先想起得利寺内的池塘。得利寺是地名，当时那儿有“满洲”铁道车站。我在八月初路经此地，那天一早便是晴天，午后阳光更酷热。脸上的汗水如雨水直落。

“啊，有池！”

我们仿佛在沙漠中找到绿洲地直奔池边，池塘不大，池边有几棵高大的柳树形成绿荫，池面开着美丽的红白荷花。

汗流浹背地望着池面荷花，我心想，原来“满洲”也有如此清凉的地方。池边有间小私塾，老师打着赤膊，正在教孩子们念《三字经》。我向老师要了一碗水，送他一粒宝丹当返礼后分手。

那个池塘，那些荷花——如今不知怎样了？

龙

在盖平过夜时，这儿的八月初日头仍很长，晴天时要到夜晚十点左右才会真正天黑。

那天下午六点半起，上空昏暗了约四十分钟，之后再度明亮。听说大海那边下了大雨。将近七点半时，四周的本地人突然大吵大闹。

“龙，龙！”

众人异口同声奔到外面，我也好奇地跟着跑到外面，只见西边——应该是大海的方向，天空有一片漆黑大乌云在飘动。乌云缝隙间，断断续续放出金色光芒。当然看不到龙头，但那条类似金龙身躯的物体却时隐时现。

乌云比墨水还漆黑，金光闪闪。虽然可能是阳光的反射作用，但看上去却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龙。

我心想，难怪深信龙的存在的“满洲”人会大喊是“龙”！

蝎

日本也移入了许多南京虫（臭虫），在此便不必重新介绍南京虫是何物，但“满洲”的夏天最令我们害怕的是蝎子。即便是不怕南京虫的“满洲”本地人，一听到蝎子也会吓得逃之夭夭。

蝎子和南京虫一样，都躲在住屋墙壁倒塌处或柱子裂口里。有时也会躲在成束的枯草中。但蝎子与南京虫不同，毒性关乎人命。

我看过一位骑兵因右小指遭蝎子螫了，当场拔刀斩断被螫的小指。

蝎子的毒性与蝮蛇同等。最令人头痛的是其形甚小，而且栖息在人居屋内。中国书籍记载，千年蝎大如琵琶，不过那极为罕见。我见过的都只有蟋蟀那般大小。

撇开“满洲”本地人不说，所幸最近很少听到日本人被蝎子螫死的消息。大概随着“满洲”开发，这些毒虫也跟着灭绝了吧。

蝎子遭天敌包围时会自尽。用自己尾巴的毒刺刺进头部而死。动物界中会自杀的恐怕只有蝎子。蝎子也是勇者的一种。

水

“满洲”的水质很恶劣，每逢军队抵达某个据点，军医部署必须先检查该地的井水，再于井边竖立“可饮用”或“不可饮用”的告示牌。

有次我到海城村落农家过夜时，刚好碰到军医部署人员来检查水质，在农家前的水井竖立告示牌。上面写着“人马皆不可饮用”。

也就是说，不只人，连马都不能喝。我觉得事情重大，唤住军医人员询问，对方回说“那种水绝对不能喝”。在这种热天竟然不能喝眼前的水，令我很悲观，不料农家主人却大声笑道：

“哈哈，真没道理。我家在这里已住了五代，我从小就是喝那口井的水长大的。”

那时我深深觉得，这世上再也没有比“习惯”更可怕的事物了。不过“满洲”的水并非均是“人马皆不可饮用”，我在普兰店喝到的喷泉井水真的清冽如玉，恐怕连日本也甚少这种清水。

蛇

我曾在海城北门外逗留十天。八月是“满洲”雨季，正如我国梅雨期那般，成天下着潮乎乎的毛毛雨。

我们宿舍旁是老子庙，逗留期间恰巧碰到庙会。所幸雨也暂时停了，许多人踏着泥泞来上香。庙口并排着很多贩子，也聚集着一些吹笙、弹蟒皮三弦、打竹板的艺人。

这些艺人中有两个耍蛇人，应该是兄弟俩吧。哥哥二十岁左右，弟弟十五六岁，是俊秀得像电影明星的青年和少年，打扮也比其他艺人潇洒许多。

哥哥从挂在脖子上的箱内取出青、黑两条蛇，搁在掌上，弟弟则吹着一管小笛子。哥哥口中不知唱着什么歌让蛇跳舞。说是跳舞，不过是两条蛇缠在一起仰首而已，但那不知是什么乐器的悲哀笛声，以及不知是什么旋律的悲哀歌声，却令我莫名地悲怆不胜，甚至认为耍蛇的那对兄弟或许就是蛇的化身。

雨

据说“满洲”除雨季外很少下雨，但我逗留“满洲”期间，不知是否是大战之因，雨天甚多。

夏季时常碰到类似傍晚下的雷阵雨。骤雨过后，路上会出现临时形成的河流，往往造成交通不便。好几次我认为那只是临时河川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想跋涉过去，没想到水流湍急，差点被冲

走。也有人拿着网捞东西，不知他们在捞什么。

住在辽阳南门外时，傍晚便下起大雨，而且伴随轰隆雷响，声音大得震天动地。青白闪电把天地照得有如白昼，连习惯了战场的我们也吓得要死。

东京陵

辽阳城外有座名叫东京陵的古坟，是往昔奠都于此的辽朝（契丹）陵墓，四周古木茂密，野草间可见俯卧的石马和石羊。

听说每逢月夜、雨夜路过此地，会遇见一位秀丽宫女。那宫女吹着笛。被那笛声吸引而尾随其后的人，均一去不返。这简直就是中国小说的怪谈。

我问了旅馆主人，主人说那宫女不仅夜晚出现，阴天日里也会出现。我又问，跟去者真都就此不返吗？主人只是暧昧地笑笑。

看到那笑脸，我立即明白意思。我向他说，那宫女既然如此恐怖，我还是不要去找她好了。

“好的。”主人又笑道。

昭和七年（1932年）六月《都新闻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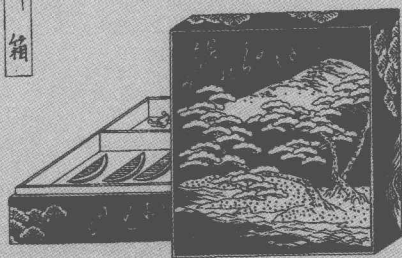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代序	〇〇一
「满洲」之夏	〇〇一
薄云的棋盘	〇〇一
两个老婆	〇〇一
白蝶怪	〇〇五
解说	二一九
所谓「绮堂之物」	二一九
绮堂年谱	二二三
图版选说	二五一
旅安女·栳箱·女义太夫·船宿·相扑取·船游·栈桥·东西呼出	二五一
图·引越车·冲立·宿屋女中·心中·驾笼旅·宿屋泊客·落语	二五一
家·夜宿场之廓·绑绳·道行·影绘·蝶卖·同心·赶蝶·狱门悬	二五一
首·相谈·阿富亲子哭泣·半纸瀧之图·长屋门口·初午·日本	二五一
桥·杀隐居的女人·植木屋·南京人	二五一
案件年表	二六九

传说名妓薄云的棋盘为忠义冤猫附身，只要放在屋内，就得免鼠辈侵扰。某旗本宅邸门前，出现这个绘饰华丽的古旧棋盘，上面竟摆着女人头颅。这到底发生了何种纠纷？

薄云的棋盘

櫛
箱



某天，我如常前往赤坂拜访半七老人，老人正巧自近邻棋馆回来。

“您喜欢下棋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不是很喜欢，我是那种在梳发铺跟人随便下下的门外汉。”半七老人笑道，“你也知道我是个闲人，都不知道身子该用在哪里。可又不能每天漫无目的地在外闲逛，所以偶尔会到棋馆消磨时间。”

话题由此开始牵引到围棋和将棋，聊着聊着，老人突然说：

“你知道下谷坂本那家养玉院吗……”

“养玉院……”我想了一会儿，答道，“啊，我去过一次，那时是去参加别人的葬礼。是在下谷丰住町吧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丰住町是明治以后才取的地名，江户时代叫做御切手町，一般通称下谷坂本。那寺院原本叫金光大觉寺，后来用了宗对马守^①女儿的戒名，改称养玉院。你知道这寺院留着高尾花魁的围棋盘和将棋^②盘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听说吉原三浦屋的菩提寺是这家寺院，基于这缘故，他们把高尾的围棋和将棋棋盘献纳给寺院。这位高尾不知是第一代还

① 宗义成（1604—1657），对马府中藩（长崎县对马市、佐贺县部分地区）第二任藩主，1615年继任家督，任官“对马守”（从四位下），石高虽仅两万，却是幕府和朝鲜通商的重要窗口，因此得享十万石国主礼遇。

② 亦称日本象棋，棋盘九行九列，双方各持二十枚棋子。

第二代，总之棋盘很古老，我看过一次。现在应该也是寺院的珍宝，我认为你最好去看看。说起这棋盘，我想起一件事，有个棋盘也叫做薄云的棋盘。”

“同样在养玉院吗？”

“不是，这棋盘出自深川六间堀一家叫石榴伊势屋的当铺。”老人说明，“但这棋盘有个类似怪谈的缘起。你也知道，自古以来，高尾和薄云便是吉原游女的代表，双方都是吉原京町三浦屋的妓女，薄云养了只猫，名叫玉。某天，那猫不知在玩什么跳到壁龕，猫爪挠到搁在壁龕的棋盘，刮伤了侧面的金蒔绘^①。当然抓痕不大，而且薄云平日很溺爱这只猫，当时没生气，就那样保持原状。”

“棋盘是金蒔绘？”

“是啊，毕竟薄云是那个时代的花魁。我也看过那棋盘，非常豪华。据说木材是榧子树，四方是黑蜡，上面镶着樱花、枫叶金蒔绘。就是在金蒔绘和木材之间留下小小爪痕。听说正是那只名叫玉的猫爪……一般人大概都会认为要是没爪痕一定更好，其实不是。前面也说过，这里头有个故事。

“某天，薄云下楼到澡堂，那只猫也跟在薄云身后不肯离开。猫打算跟主人一起进澡堂。可是，就算薄云平日再怎么溺爱，也不能带它进澡堂，所以薄云斥责那只猫，想赶猫回去，猫却不走。那只猫的态度跟平常不一样，面目狰狞地边低吼边追在薄云身后。薄云没办法，只得出声唤人，三浦屋老板和下人都奔过来，硬要带猫走，猫却无论如何都不肯离开。

^① 金漆彩画的漆器。“蒔绘”是日本特有的漆器装饰之法，先以漆来描绘纹样，再将金粉、银粉或色粉撒到尚未干燥的漆上。

“众人认为不是猫发狂了，便是猫爱上了薄云，于是三浦屋老板拿出护身刀，斩断猫脖子，猫头颅一直线飞进澡堂。仔细一看，有条大蛇正从澡堂的竹窗缝隙中爬下。因为猫头颅咬住那条蛇的咽喉，蛇也禁不住整条掉落。那时代的吉原跟现在不一样，四周都是菜田和草原，大蛇很可能从某处钻进来。众人这时才明白，猫是想保护主人，但为时已晚。薄云本身当然不用说，其他人也很同情猫的忠义，便把尸骸送到附近寺院，隆重下葬。”

“听说正是那时把棋盘也送去献纳给寺院，之后过了约百年，明和五年^①四月六日那场大火，把吉原游廓全部烧毁，也延烧到附近。安葬猫的寺院也烧毁了，之后没再重建，所以我不清楚那寺院的名称。只是不知寺院为何抢救出棋盘，棋盘平安无事，相继传到好事之徒手中，最后传到深川六间堀那家石榴伊势屋当铺。这伊势屋是老铺子，暖帘上染着石榴花样，所以通称石榴伊势屋。这铺子名也有缘起，但说来话长，在此省略。总之，这家伊势屋自上代老板便拥有薄云的棋盘。不是老板好事收购，是超过期限的典当品，自然而然就留下了。”

“养玉院的高尾花魁围棋和将棋棋盘，到今日仍安然无恙地保存着，但另一方的薄云棋盘则问题多多，还发生一起令我们汗流浹背的案件。”

老人似乎认为既然说到这里，我一定不会就此罢休，所以他只歇了口气，便又继续说道：“当铺仓库最忌讳老鼠。仓库是保管抵押品的地方，不管衣服还是各种道具，要是被老鼠咬坏就很麻烦，所以每家当铺对老鼠都很小心。不过怪的是，自从收藏了薄云棋盘以后，伊势屋的仓库便不再出现老鼠。大家都说不仅

① 公元1768年。

棋盘上留有猫爪痕，很可能也留着猫魂，因此鼠辈才怕得不敢接近。那时代，这种类似怪谈的风声非常多，而且这种有因缘的物品，往往也跟随着不可思议的事件。

“故事发生在文久三年^①十一月，不用我重新说明吧，那时正是幕末骚乱时期，盛行强盗、街头杀人和放火。将军家二月上京，六月回江户城，据说十二月还要上京。猿若町的三家剧场也因此放弃每年的先行演出。^②十一月十五日是七五三节^③，江户内城竟发生火灾，烧掉内城和第二外城。这种意外令世间人心惶惶，我们也跟着忙碌起来，现在想想都还不相信那时怎么应付得过去。

“本所竖川通二目桥旁，有一户六百五十石的旗本宅邸，旗本名叫小栗昌之助，十一月二十三日早上，宅邸大门前出现一颗年轻女子的头颅。女子二十余岁，脸上隐约有天花疤痕，但五官相当漂亮。那长相怎么看都不像个良家妇女，披头散发，看不出到底结的什么发髻。那头颅正是搁在棋盘上。”

“棋盘……是薄云棋盘吗？”我立即反问。

“是的，正是薄云棋盘。”老人点头，“当然是事后才知道，案发当时根本不清楚，只认为是个豪华古旧的棋盘。棋盘上不但搁个女子头颅，而且放在武家宅邸大门前。这是空前未有的事，难怪会轰动世间，因此便流传起各种谣言。

“前面也说过，那是血腥气味非常浓厚的时代，出现个头

① 公元1863年。

② 每家剧场于每年十月换戏剧演员，于十一月预先公演一场翌年的新演员戏剧。

③ 一般家庭去神社参拜、祈福的日子。日本神道教有个习俗，小孩子出生三十天至一百天内，必须去神社获得庇佑，而三岁、五岁和七岁那年亦要在十一月十五日前往神社参拜。古日本人认为奇数吉祥，七、五、三尤无忌讳。

颅根本不稀奇。事实上在那年六月左右，两国桥上也出现两颗浪人头颅，但女子头颅就非常罕见。所以谣言中最令人信服的说法是，这女子可能肩负密探任务，因此被幕府派出的人杀死，要不然就是被攘夷组斩死。只是这女子到底是谁，则完全查不出来。

“第一个受害者是小栗家，因为头颅搁在自家大门前，当然脱不了关系。若是搁在桥上，那另当别论，但既然搁在小栗宅邸前，也难怪众人都认为二者必定有所关联。小栗家头痛得很，总管名叫洲边新八，他跑到我这儿来，拜托我尽早查明真相。总管是二十三日傍晚来的，那时公役已结束现场验证等琐事。

“总管说，小栗宅邸跟案件完全无涉，因此决定暂且将头颅和棋盘送到宅邸的菩提寺龟户慈作寺。如果真的完全无关，对小栗家来说，确实是飞来横祸。”

“听说往昔的武家人认为头颅是吉祥物……”

“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传说，据说元禄十四年^①元旦那天，有人在永代桥旁一家叫大河内的宅邸玄关前搁了个女子头颅。宅邸人都吓一跳，主人却平心静气，说即便是女子，对武家来说，能在新年第一天得到颗头颅总是吉兆，便高兴地为那头颅盖了座祠堂。往昔的武家人也许认为是喜事，但到后世就不同了。被人家硬塞个无缘无故的头颅，当事人只会觉得困扰。我也明白这点，所以虽然不是我的地盘，还是决定插手。”

老人说到此处，笑道：“这么说好像我很讲义气，其实我知道只要解决问题，事后宅邸定会送我一笔礼金。若非隔三差五就有这种工作，当头子的人根本无法养活众多手下。”

① 公元1701年。